

《资本论》中的分工与人的发展思想探析

张爱华 邓小伟

[摘要]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探求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分别从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过程和资本主义分工的发展过程来考察人的发展状况,评判资本主义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功过,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况的分析,预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成熟。它对于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当代中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论》 分工 人的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把人的片面发展同分工联系起来,考察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但没有把社会内部分工与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区分开来,没有阐述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把分工分成两类,一是社会内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一是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生产某种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马克思在区分这两种分工的前提下,阐述了分工的历史根源和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重从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使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前进了一大步。

一、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视野中的分工与人的发展思想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前后的社会形态,以资本主义为主体,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

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马克思的三形态论,包含了社会内部分工与人的发展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丰富思想。下面我们展开来论述。

(一) 原始自然经济形态: 自然分工与人的“原始圆满性”

在原始自然经济时代的早期,没有社会分工,存在的只是自然分工,即在原始公社内部以生理、年龄、性别和体质等为基础的分工与在公社外部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共同体之间的地域分工。自然分工使得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统一在一个主体上,因此,人的活动表现为一种天然融合体。总之,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的早期,由于不存在社会分工,所以,每个人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既是文明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文明财富的受用者;人的活动本身自始至终都呈现着一种浑然综合性,人与对象条件呈现着一种自然一体性,个人的发展呈现着一种圆融的状态。但这种人的发展状况,马克思称为“原始的丰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认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②因为“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③。

(二)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 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分离与人的不发达的完满性

到了原始自然经济形态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产生了。

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随之分离,少量社会成员从整个人群中游离出来,公共事务的管理、艺术、宗教、教育等活动成为他们的专门领地。不过,马克思认为,在分离的起始阶段,它对人的原始完整性的肢解尚不十分严重。因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主要表现在社会活动领域,在物质生产过程内部,二者还是融为一体的。在整个自然经济形态中,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劳动者的活动始终保有一种不发达的圆满,单个人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全部或大部,必须熟悉生产的全过程,通晓多种劳动技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业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④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庄园经济,不仅经营农业而且经营各种手工业,纺织麻布和生产羊毛,制造生产工具,从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等等。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分工使个人开始被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劳动部门,分工具有强制性,但个人在某一范围内,完整的劳动能力并未被肢解。

虽然专门的精神劳动领域已出现,专门的精神劳动领域高悬在广大劳动阶层之上,为他们所难步入。但人的活动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分离还尚未深入到劳动活动本身。劳动过程本身所包含的智力精神因素还没有分离为这个过程之外的独立力量。在自然经济中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劳动者还保持着一种不发达的圆满,单个人必须统一运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生活资料 and 工具。马克思认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下的人的不发达的圆满状态,是不可留恋的。马克思曾讥讽蒲鲁东所鼓吹的“综合劳动”:“蒲鲁东先生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分,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⑤

(三) 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分工、交换与人的片面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扩大,生产社会化的程度

也日益提高,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每个生产者都是独立地从事生产和经营,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全面的依赖关系,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每个人为自己劳动,但他的产品并不是自己使用,所以他要进行交换。普遍的交换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种形态,马克思在此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这一形态是随着分工、协作的迅速发展、大工业机器体系的出现以及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实现的。

资本主义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圆满境界的碎裂。这一过程是一个宏伟而痛苦的过程,是伴随着“血”和“火”的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于是,出现了一方是挣脱人身奴役、自由得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另一方是占有劳动条件的资本家。从此,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变换必须通过人格化的劳动条件才能进行,在这个交换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都获得了“人的独立性”,生产者有了一定人格,能独立自主地与市场发生关系并且到处自由流动。“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的一个进步。

工场手工业内部出现了劳动者的“个别分工”,各种局部操作分配给不同的个体,单个劳动者在手工业时期所具有的全面技艺被彻底肢解了。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还结合在一起,而到了机器生产时期,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则进一步分开了,直至处于敌对状态,从而强化了工人智力、体力的片面和畸形发展。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劳动者被固定化的专业分工束缚,成为不可选择的固定化专业分工的奴隶,“在近代生产的细密分工中,每个人固定于一种操作,终身只需重复同样的动作,运用他机体功能的某一局部(手的或腿的,头的或肩的)。单个人现在成了结构严密的生产机体上的‘一个器官’”^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还使劳动者的大脑僵化、退化,人的本身具有的巨大的潜能中的想象力、判断力、分析力、观察力等都受到严重的压抑而无法挖掘和发挥。人变得越来越愚钝,变得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是畸形物。

可以看到,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逐渐从社会活动领域深入到了物质生产过程内部,逐渐粉碎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体劳动的圆满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劳动者的片面畸形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

面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将整个工人阶级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将资本家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总之,都异化为片面的人。这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性,一方面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把人这个生产力主体推向片面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提出与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相对立的一种未来的交换形态“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⑦这就是马克思所展望的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

(四)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自由交换与人的个性丰富性

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形态下的分工使人的活动变得愈加片面,但分工愈细密,交换愈普遍,使每个人的需要变得愈加全面。资本主义迫使人类互相交换一切活动和产品,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社会关系的产生,再也没有可以不依赖同他人交往而生活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⑧对于人的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社会剩余劳动的巨增,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一旦废除了对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占有,巨量剩余劳动就化为未来社会成员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充足的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在量和质上的变化、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在各个阶段上的尺度和标志。社会愈进步,就愈能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下,享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就是享有了充分发展自己的一切爱好、兴趣和才能的广阔空间。马克思指出“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后自由地参加各种活动,工作和工种的自由变换已成为可能,可以不断地进行再学习和再教育,终于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人的各方面的天赋和才能都得到充分的表现和自由的发展。

通过历史的考察,马克思证明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因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

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⑩。马克思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可能,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全面关系、全面需求和全面能力体系为此准备了客观条件。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工与人的片面发展的思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并未写进《资本论》。笔者认为,作为《资本论》的准备手稿,这一思想和方法都被吸收和包含在《资本论》中了,而且在此基础上,《资本论》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分工与人的发展的相互关系。

(一)简单协作与人的发展

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一种劳动形式。就生产过程而言,协作有简单协作和复杂协作之分,前者还没有细致分工,后者以分工为基础。15世纪到16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阶段,其组织形式是手工工场,劳动形式是简单协作。马克思指出,与封建经济中的个体劳动相比,简单协作有较多的优越性。就其对人的发展而言,简单协作使劳动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马克思举建筑工人盖房屋的例子,许多人在一起协作,从梯足到梯顶排成一条龙把砖瓦传递上去,既节省劳力又节省时间,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简单协作时期,资本家只是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的意志,垄断劳动的指挥权,但具体劳动本身所具有的智力因素和体力因素还尚未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并不十分严重。但是,不断追求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资本家的本性促使他们采取更加有利于增长剩余价值的各种生产方式。简单协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引起分工和机器的出现。

(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与局部工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简单协作逐渐发展为复杂协作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⑪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前的一个独立阶段,时间大约为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它是经过两种方式在简单协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是把不同专长的手工业者集合在一个工场里,一是把同一专长的

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前者“以不同种的独立的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从而把独立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变为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后者是“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在协作过程中建立了以前从事同一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两种不同的产生方式却导致了同一结果:一方面把分散的手工业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分割开来,产生了“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⑫。从此,手工业的劳动者不再是从事全面工作的独立劳动者,而变成了这个行业的局部的工人。

马克思把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内部的分工相比较,揭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殊性和它对工人的影响。以劳动本身来划分,马克思把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⑬;社会内部的分工是指“一般的分工”(即把社会生产分为工业、农业等部分)和“特殊的分工”(即在工农业部门内进一步分成许多不同的大小部门)。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里都存在,在不同社会里有其不同的特点。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⑭,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和发展的,具有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第一,这种分工越发展,所需工人人数就越增多,可变资本相应扩大,由此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第二,这种分工从根本上侵袭了工人的劳动力,“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工人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的片面技巧,使工人正如为得到牲畜的皮和油而等待人们屠宰的牲畜。工人丧失了生产整个产品的独立能力,导致工人不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便无法进行生产,使工人进一步变为资本的附属物,“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⑮。第三,这种分工使工人畸形化为局部工人,使他的知识和意志在分工范围内使用,掌握整个生产的能力逐渐丧失了,工人在身心方面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萎缩。第四,这种分工产生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差别。熟练工人片面发展了自己的专长,非熟练工人只从事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任何一种专门发展都谈不上。分工在工人中间创造出了不同的等级。

由于工场内部的分工,以致劳动者从事某种劳动的熟练程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最终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把劳动者终身束缚于从事一种局部劳动的职业中,并世代相传。但马克思也指出,分工越发

展,局部工人越专门化,工场主就越能按工人的素质来使用工人,使工人的特长得到片面发展,更能适应工场内部分工的需要。虽然这种片面发展会对工人的全面发展造成缺陷,但在工场主看来,“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工人“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⑯。可见,资本家的目的是把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来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管分工给人的发展造成的后果。

通过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⑰一方面劳动社会化发展了,另一方面剩余价值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苦难也日益加深。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的企业内部分工使工人的劳动能力不得不以片面的方式发展,不得不牺牲整个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

但是,由于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制品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仍然是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分工与手工业活动分成不同的工作部分是完全一致的,它的生产完全“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⑱,生产过程得不到科学的分解。由于熟练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所以工人还未终身附属于工具,未完全隶属于资本,资本对劳动尚未建立起绝对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必须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前发展,进行技术革命过渡到机器大生产。

(三) 机器大工业下的分工与“活的附属物”

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形式。马克思看到,由于机器的使用,劳动分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工人凭个人的技巧操纵机器变为由机器直接操纵,使工具的效率不再受人的身体器官数量和性质的限制,人的器官得到了彻底解放,这是其一。其二,机器使操作简单化,工人很容易学会使用机器,无需专门培养操作机器的工人。其三,工厂的全部运动是从机器出发,所以资本可以随意更换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因此,马克思发现“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

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

的,他说“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的机器使用对工人本身又有什么直接的负面影响呢?第一,扩大了剥削范围。机器简化了操作过程,即使体质较弱、但只要四肢灵活的人就可以操作,可以使用大批的童工和女工。第二,资本家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通过提高机器的速度和扩大工人看管机器的台数来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到损害身体健康和破坏劳动能力的惊人的程度。第三,在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里,工人受机器支配,人受物支配。在工厂里重新出现分工,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去,使工人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

尽管机器大工业瓦解了使人终身从事一种职能的旧的分工的技术基础,尽管机器大工业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创造了前景,尽管机器大工业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为了造成劳动对资本的绝对隶属,极力维护使人终身束缚于一种职能的旧的分工。工场手工业分工仍然作为传统在机器工厂里延续着,并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加强和巩固。机器生产不仅把工人固定在某一操作上,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且在体力、智力的发展上都变得更加畸形和片面化,而且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更加失去了劳动主体的地位。

马克思辩证地看到了机器大生产中分工的两面性,并且指出机器大生产为消灭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创造了物质条件。随着科技的发展及新发明运用于生产的周期日益缩短,生产技术装备不断更新。而且,大工业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不断使劳动的社会分工发生革命,从而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化、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因此,大工业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用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①9}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性,

客观上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可见,“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②0}。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②1}但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同样发现一个原理:人类的发展虽然要靠牺牲多数的单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全面发展一致,“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②2}。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实现条件的思想

(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

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在人的发展的早期,人的活动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点上进行,社会不可能为个人造成丰富的社会关系;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中,个人被牢牢束缚在一个活动点上,交往范围极其有限,并且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为人们建立了比以往丰富得多的社会关系,但这只是一种全面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偶然的、强制的和个人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场合“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②3}。但是马克思还是历史地指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②4}同时,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化了的社会关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②5}。而在未来的社会,个人高度丰富和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

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②即经过对人的普遍异化的扬弃,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会达到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人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

其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个人劳动的真正自由。马克思说,在机器体系生产下,“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器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③。这也是机器体系生产不同于人手操作工具生产的地方。在人手操作工具的生产里,生产过程首先表现为工人的劳动过程,即工人操作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过程。工人投入的劳动量决定着财富的数量。而在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中,生产过程直接表现为机器体系运作的过程,工人只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但是,“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的,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④。这里直接表现为资本能力的增殖和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贬值,由此产生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因此,马克思指出,由于机器不断完善,劳动者将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未来社会中,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分工将不在人与人之间而在人与机器之间进行。随着劳动分工不断分化和机器的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工人将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劳动的主体地位。

针对剥削社会中劳动的对抗性,马克思提出和阐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正自由的劳动”。马克思说“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⑤与这种劳动对立的是“真正自由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吸引人的劳动,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但决不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它既是一般的劳动,又具有社会性和科学性。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了解放人的手段”,“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⑥。

最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个人自由时间

的充足。自由时间相对于必要劳动时间而存在,即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可以自由支配、最能体现个性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早就说过“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⑦马克思也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犷野了。”^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在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并不是全部归劳动者,这实际上可以称作是某种程度的“时间异化”。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将“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⑨。在未来社会里,“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⑩。这就“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⑪。自由时间的充足是如何取得的呢?马克思提出,人类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向以人的能力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的过渡,“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⑫。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节约时间来决定的。

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小,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为整个社会和每个成员创造了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然而这样创造出来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应成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只为少数人的发展提供机会。不仅如此,资本还采用一切技术和科学的手段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⑬这个矛盾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决。

(二) 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途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探索,论证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具备的经济条件和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全面关系、全面需求和全面能力体系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趋向准备了客观

前提。

1.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自由支配的时间,为消灭私有制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把个人强制性地长期甚至终生凝固在某一活动范围内的分工创造了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必然带来产品的极大丰富,为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包括生活资料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剩余劳动的巨增,从而仍够大大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个人提供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这也是消灭旧式分工的重要条件;社会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为个人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创造了条件;大工业的发展使新的产业不断兴起,劳动变换加速,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2. 消灭私有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这是关键。马克思指出,必须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分工的发展,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关系”主要是私有制,不能与之相适应,从而阻碍和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目的是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就阻碍了剩余劳动时间转换为自由时间。

3. 用活动的变换和工种的变换取代旧式分工。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消灭旧式分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社会生产中实行自由自觉的劳动者分工,才能够自由自愿地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总而言之,由于消灭了旧式分工的固定性和强制性,最终会克服人类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

4.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消除旧式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密切相关,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但对教育应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问题的思考还不充分。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教育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了具体的论述,指出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大力发展工艺学校、农业学校和职业学校。马克思在考察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断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综上所述,《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成熟。当今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病,分工对劳动者的种种损害依然严重也难以避免。在严重依赖外需的外向型企业中,为了增加出口竞争力,必须努力降低产品价格,而为了减低成本价格,又必须尽量降低劳动力成本,这对于劳动者的身心和发展的损害是相当严重的。尽一切可能尽量降低这种损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内应有之意,也是十分艰难的任务。马克思当年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⑥⑦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第104、109、485、419、105、108—109、109、110、108、107、108—1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Ⅱ册第124—125页。

⑨⑲⑳㉑㉒㉓㉔㉕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218—219、209、217、112—113、222、219、221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73、375、368、397—398、399、387、403、376、534—535、707—708页。

㉒㉓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3卷第644页。

㉕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405、60页。

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27页。

(作者:张爱华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邓小伟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周凡)